



琴台客聚
彥火

她，倔強地走了

歌唱家黃麗明在我的信寫道：記得在71年初我赴英留學時，你們都到機場送行、照相。陳維賢又在我臨走前送給我一個小玩意兒——音樂鑰匙扣。回港後82年你送給我一本《新漢英大詞典》，這兩樣都是在我收藏珍貴古董的行列中，而你那本大詞典更是我常翻看的重要書籍之一。不知道為什麼讀了你的短箋後，突然心血來潮給你寫了一大堆不知是否廢話！不管怎樣，這封信是39年後給你的第二封信，第一封是71年我抵英不久後寫給你、陳維賢和潘嘉德的信。

對了，我一直都要感謝你上次圓了我回鄉演出的夢，我說要請你吃一大餐，但你貴人多忙，所以不敢打擾，等你什麼時候肚子餓了給我個電話，任由你點菜，只要不要太貴，在1,000元上下，我還是可以揮灑自如的。

這封信寫於2010年初，她對我說她是「女強人」頗有意見。也許是用詞不當，我的「女強人」之說，更多是指她的倔強、自強不息。

她原來是真光女子中學的音樂教師，文靜嫺雅。早年別離丈夫兒子，跑去英國追隨名師學花腔歌劇，

其間迭遭曲折，英國年輕鋼琴家Peter Gill幸好伸出援手，終於學成歸來。聽她摯愛的男友Peter Gill說，她後來患了癌症，入了東華三院良久，性情大變，最終抵不過病魔，含恨而逝。

她為藝術付出一生，心有不甘。信中提到的好友陳維賢，即陳浩泉（詩人、小說家，後移居加拿大）；潘嘉德，即無綫電視連續劇的名導演。信中說，她追求王維《山居秋暝》的境界，寄情山水的高潔情懷和對理想的追求。

信中提到「回鄉演出的夢」，說來有一段故事。我早年與《泉州晚報》老總施泉論交，剛巧有一年報慶（沒有記錯是30周年報慶），想請外地藝術家演出。之前《泉州晚報》25周年報慶，我曾代邀請劉詩昆、孫穎前往演出，甚為成功，5年後我推薦黃麗明去演出，後來她與能泉兄建立很好關係，多所來往。

由於大家都忙，連她臥病醫院也是後來從Peter口中知道，未能去探望她，深感遺憾。也許她也不想讓朋友知道，對於追求完美的她，不想朋友看到她的病態病容。我本來想與Peter一敘，可惜聯絡不上，也許他已返英國祖家。（下）



◆（左起）黃麗明、Peter Gill、彥火、韓山碧於2021年10月25日《明報月刊》創刊45周年誌慶酒會上。 作者供圖



姚瑛雅音
姚瑛

心裏的光

上周末，最大的國際新聞無疑是美國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遇刺受傷，這一事件可能對今年美國大選產生很大影響。刺客被當場擊斃，他是一名20歲的年輕人，據報道曾經長期遭受校園欺凌，反而催生出極端情緒的施暴行為。

這不禁再度讓人思考孩子教育的重要性，這裏的教育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更重要的是心智的健全。日本多啦A夢的作者藤子.F.不二雄說過「孩子的夢想與希望是每個人的基礎」，他說的也是孩子成長中需要的內心健康和思想啟蒙，這是孩子們心裏的光，而這些光也會影響世界的明天。

正是認識到這點，我多年來都非常重視用音樂為孩子們傳遞和傳承正能量，帶領他們開拓眼界，熱愛祖國，強健意志。這周，我又帶領20多位香港特區的青少年和基層孩子，到上海參加「香港弦音匯中華」的計劃，他們會與上海的孩子們進行交流活動，稍後還會再參訪北京。我們這次的交流活動是為了慶祝國慶75周年和香港回歸祖國27周年，希望通過音樂的交流活動，讓香港的孩子們更多更深刻地了解我們祖國的發展，也通過這次音樂的交流活動，讓京滬、京港兩地的孩子通過音樂建立友誼橋樑。

在上海的交流期間，我們有不少特別安排，比如會帶孩子們去看看上海的崇明，崇明是自然生態保護區域，可以看到內地大城市踐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我們會參加崇明海外

聯誼會的一個文化周開幕活動，我和香港的孩子們會共同表演弦樂演奏《我愛你中國》、《我的中國心》等曲子。我們還會去上海國際會議展覽中心參加港滬台僑青年學生實習計劃「分享薈」的演出，上海海外聯誼會和香港特區政府駐滬辦的領導也會來參加。我們還會帶孩子們去中共一大會址，去了解我們國家的發展歷史；會參觀上海民族樂器一廠，去體驗和了解怎麼製造中國民族樂器，了解中華文化的千年傳承。

未來參訪北京的行程，我們會帶孩子們去參觀無人駕駛，還會在紫荊文化廣場匯報演出。參觀無人駕駛是為了讓香港的孩子們更多了解我們國家高科技的發展和社會進步。

這樣的參訪活動，對於孩子們內心的健康成長意義重大。回想20多年前，我剛剛成立姚瑛天才音樂學校，就是帶領40幾位香港的孩子們到上海少年宮交流。國家副主席韓正時任上海市副市長，還特意接見了孩子們，熱情與他們合影留念。這些孩子如今已經長為香港的年輕動力，我相信這些參訪活動傳承的意義就在於，我們能夠更多地用孩子們的語言，去擴展他們的眼界，讓他們認識祖國和中華優秀文化，樹立更遠大的人生目標，積極面對人生，關愛他人，貢獻社會。

正如一首歌曲《裹在心裏的光》唱的：「裹在心裏的光很暖，與你有關，有夢就聽得到，用愛呼應感嘆，心裏裹着光的人，世界很寬」。



水過留痕
少爺兵

正能量情誼誠可貴

推心置腹，惺惺相惜，甚至能為對方「兩肋插刀」！古有為知音摯友「怒碎伯牙琴」，今有內地著名搖滾樂隊主唱劉忻為好友陳麗君撐腰，怒懟電視綜藝節目音樂製作人，還向對方靈魂一問：「為什麼傳統戲曲就要跟在流行唱跳歌曲後邊？」

事緣劉忻和陳麗君同時參與內地一檔綜藝節目，在節目中兩人為一首富國風的歌曲《東風破》的演唱者，劉陳二人私底下是相互欣賞的好朋友，故此兩人攜手「爆改」歌曲的音律，以陳麗君的越劇唱腔為主，劉忻甘為副，可是遭到節目的音樂製作人極力反對，認為能表達出部分戲曲腔即可，演唱音律還是以時下受歡迎的流行音樂較易被觀眾接受……其實雙方都沒有對或錯，只是立場及心態各異而已。音樂製作人自然要為東家收益利潤着想，而歌手多是有自己的主見，認為有100個人聽歌曲就會有100種理解。當陳麗君在舞台上跳起女團舞，有些人表示不能接受，但事實上她的唱跳能力比起不少演藝人員更優秀，戲曲或女團舞有着不同的魅力所在，大家何不大大膽嘗試將兩者巧妙的融合，給觀眾耳目一新而別有一番視聽的「新奇感」。劉忻強調她深深感受到陳麗君跳女團舞的初心，為的是推動更多對傳統戲曲的關注，所以她亦對陳麗君說過：「希望有一天妳也愛上搖滾樂！」

劉忻更認同富「正能量」的情誼才是最可貴的，更重要的是彼此尊重，不斷自我增值才藝，也讓不看好的人「閉嘴」！劉忻直言不諱這次她參與節目的競賽也有私心，就是要讓自己的搖滾樂隊生存下去；曾幾何時她也想過為家人能有更好的生活質素，隨父母移居海外做生意，可是要她完全放棄所愛的音樂，她又怕將來自己後悔，所以在她心裏總覺得戲曲或流行音樂都是在音樂路上殊途同歸，這年代有人認為能唱跳的歌曲更酷，不過亦了解到戲曲傳承者一樣是荊棘滿途，誰都付出過不少努力和汗水。故此，勇敢地愛自己所愛吧！

事實上現今社會，很多人都感受到傳統戲曲及戲曲備受冷落和被大眾忽視。



百家廊

若荷

不相念 何相憶

那是一條通往山村小學的尋常巷陌，在一棵春風吹拂的桐花樹下，站着一個3歲的小女孩，她手裏緊握着一個形狀像小鳥的橡皮玩具，她唯一知道的遊戲方式就是輕輕按壓它的圓肚子，發出清脆的哨音，雖然不如真鳥的叫聲悅耳。

儘管如此，對於當時的她來說，這隻小鳥般的玩具就像寶貝一樣珍貴，每日都陪伴在她身邊。她手握這個小玩具，穿越故鄉的大街小巷，風中搖曳着她頭上的蝴蝶結。在那個時代，玩具是稀缺而珍貴的，哪怕是一隻橡膠小鳥或一個布娃娃，都能被孩子們視為寶物。

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這個記憶在我腦海裏有一些模糊。我無數次向大人詢問，我是否有過這樣一個小鳥一樣的玩具。那時的我已經長成十六七歲的少女，而我對那個小鳥的記憶並不是歷史，不會被人珍視並收藏起來，以至於到了我十幾歲的時候，還在想它到底被放在了哪個角落。我不是想要找到它！而是想要證實它曾經真實地存在於我的生命中，證實它曾經帶給我真實的快樂！

然而，事實上沒有人能夠圓滿地回答我的問題，直到十幾年後，我已經30多歲，在一個老舊的相框裏親眼看到了它。我頓時僵住了。老照片上的人物衝擊着我的視線。

那是我奶奶去世，我和家人趕回故鄉老家，從叔叔收藏的一個舊相框裏，發現了一張泛黃的全家福照片。我一眼就認出了

照片上的媽媽，正年輕，而我還小，坐在祖母的懷裏，瞪着不懂世事的眼睛，手裏緊握着一隻造型可愛的橡膠小鳥。

曾經在夢中出現的一幕，突然變成了現實，無論如何都讓人感到驚訝。我本以為那些畫面已經與我無關，不過是夢後留下的幻覺而已，然而當我看到那張照片，看到照片上的我手裏握着的那個小小的玩具時，我突然明白了，不是記憶欺騙了我，而是在我剛剛記事的時候，確實有過那樣一個心愛的玩具，它是另一個童年的我，因此我對它有着深刻的記憶。

我尋找了它幾十年，直到無法找到，直到大人將我的話當做夢話，直到我自己也逐漸淡忘。我以為我欺騙了自己，因此將它從我記憶中抹去，再也不提。但是，心裏還是有那樣一個執念，像冥冥中缺失的身體的一部分，雖然不見卻隱隱地活在心裏。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真實的經歷，大人都不記得了呢？比如買玩具，在那個時代，從一些並不精美的玩具中挑選出這隻小鳥的人，一定是我的父親或母親。是生活的瑣事沖淡了父母親頭腦的記憶方式。就像一個容器，裝載的不僅是柴米油鹽，還有許多零零碎碎的東西。

我們短暫而忙碌的生命中，充滿了各種瑣碎和煩惱。隨着時光的流逝，我們想要過上讓生命充滿活力的生活，就必須面對現實，而不是糾結於過去。

其實，我一直在選擇忘記，忘記那些讓我無法輕鬆的東西。在時間的領域

裏，遺忘是最好的心靈良藥，它能治癒心靈的創傷，有了它，任何情緒都能在遺忘中得到緩解，最終得到治癒。選擇忘記是好的，遺忘並不意味着逃避或忽視過去，而是在前行的路上我們能夠輕裝。

2020年的某一天，我發現電腦桌面很亂，於是想把一個常用文件夾裏的文件複製到另一個硬盤裏。就在我點擊確定，複製文件的藍色滾動條一點點向前推進時，網絡突然變得很慢。等待是令人焦慮的，我決定放棄這次漫長的複製，卻忘記了原文件已經沒有了，之前文檔也沒有備份，懊悔像蛇一樣緊緊地咬住了我，現在想起來都感到心痛。從那以後，我學會了給文件夾分類，每天的處理方式，就是更加小心地將它們備份在另一個文件夾裏。

同時，我還學會了使用手機便箋來記錄每天的所見所聞。對於我們，經常忙於處理家務瑣事，無法經常坐在電腦前寫作的人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如果有些想法和靈感忽然從心裏冒了出來，在腦海中造成焦急和困擾，而無法帶來內心的平靜時，我寧願將它們留在電子紙上。這樣做可能會減輕重複思考的負擔，讓身心得以放鬆馳騁。

都說，不相忘，何相念，同樣，不相忘，又何相憶？讓過去和現實相互和解，相互遺忘，這是一種境界。思緒常常在得到和失去之間徘徊，在痛苦和驚喜之間搖擺。選擇放下，以換取安靜的生活，這需要更廣闊的胸懷和更淡泊的心態。



爽姐私語
林爽兒

人生若只如初見

早幾個月前，一位新聞媒體的前輩何掌邦找我，和他相約在某會所咖啡室。前輩告訴我他有心願，是希望出一本書，把他在新聞界所經歷的很多台前幕後的事記錄在書中，也可流傳後世，讓更多人了解他那年代的故事！這之後我忙東忙西，把這事擱置下來。未幾聽到另一個消息，說前輩的夫人因病過世，而據我後來得知，他的夫人年輕時是新聯電影公司的花旦，是家父的同行好友，有個藝名叫丁荔！

噢，丁荔！記憶中我小時候曾經見過她，一位很靚麗、笑容可掬、開朗樂觀的靚姐姐，不過她雖與家父同行，但不同公司，我跟着父母見她的機會才只有那麼幾次，再之後因為父親的工作、生活環境，以及當年電影界的轉變，這位前輩也漸漸引退再也沒有她的消息了。

直至她辭世的消息傳出，有好友把她的背景資料公開，我才記起有這麼一位影壇前輩！因此我請妹妹代找一些她的資料，可惜存留下來的並不多，家父的舊資料沒有系統地

收藏，經年月洗禮能存下的已不多，因為知道何先生一定需要有關的東西，盡量找到小部分予他作為紀念，及葬禮上的用途。

因為丁荔姨，我和拍檔到葬禮現場為前輩的最後一程出分綿力，作為向她最後致意。現場花籃無數，那是因為何先生和丁荔姨在社會上的地位，退休後也一直為社會服務。我和何先生其實沒有特別交往，但因為資深傳媒聯誼會的關係，聚會時常見，今番卻在每個人最後一程的告別儀式中相見，那是很無奈和傷感的時刻，我卻是眾親友中最先認識丁荔姨的，包括何先生在內！你說人生是不是很奇怪，那麼多意想不到的事發生，怎麼計算也算不到我會在幾十年之後，在這樣的場合送別這位前輩！



◆（前排左起）導演蔡昌、漂亮的丁荔，（後排左起）作家高朗、名編劇胡美萍、家父林檢在片場中留影。 作者供圖



鵬情萬里
趙鵬飛

夏日淺水灣

不覺已是盛夏，天熱得像是要擰乾地上所有身體裏的水。離開空調覆蓋的地方，動一下便是汗濕衣背，走一下已是揮汗如雨。要跑步，除了比太陽起得更早別無他法。趁着太陽還未高掛，沿着港島南的山路，經過深水灣、淺水灣，一路跑到春坎角、赤柱峽道。晨風輕拂，樹高蔭濃，倒也不會覺得太熱。途經的路，一側靠山，另一側臨海，風景絕美，卻並不很適合跑步。不說坡多灣轉，路也嫌太窄了些。相向而行的兩輛車，迎面開過來，都會克制地迅速降低車速，小心翼翼地滑過。香港的巴士司機、小巴司機開快車素有盛名，這樣有違慣性的做法，實在罕見。對於只能緊貼路沿跑步的人而言，人行道都不提供的路段，也太不友好了。不過，這些路段在設計施工之初，應該並沒有考慮會有人沿途跑步或是步行吧。

淺水灣屬於舊的香島道的一段，香港開埠前便已存在，只是到1932年，才正式被命名為淺水灣道。因為港產片和港劇上世紀在內地的風靡，常常作為取景地和豪宅聚集區的淺水灣，在內地知名度頗高。提起香港，即便是一

些上了年紀、沒有來過香港的人，也能說出淺水灣的名字。張愛玲的名作《傾城之戀》，男女主人公白流蘇、范柳原欲擒故縱的情場鬥法，便應景設置在這裏。一輪彎月狀的海邊沙灘，水清沙白，潮水輕緩，確實是有情人海枯石爛的盟誓之地。在淺水灣海灘旁邊的綠茵小道上，有一條張愛玲文學小徑，復古的圓桌上，擺放了一張她最廣為人知的窈窕旗袍照，很適合張粉們前來打卡憑吊。除了張愛玲，淺水灣泳灘上，還有一處名為「飛鳥三十一」的雕塑，為紀念只活了31歲，最終香消玉殞在香港的女作家蕭紅。

完稿於香港的《呼蘭河傳》，是蕭紅留給這個世界最好的一部作品。夏志清曾坦承，未能在他所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評論此書，是「最不可寬恕的疏忽」。的確如此，即便時隔80餘年，再讀這些清新雋永又別具一格的文字，同樣撩撥得人鄉愁無盡，瑣憶綿綿。人物風土裏細密的情節，和看似不經意的飄灑恣意，總能翻山越嶺穿越時空，還以海浪擊石式的共鳴。香港始終有這樣一種魔力，客居於此的人，都能在散落的山腳海灣裏，生發出對遙

遠故鄉的無限眷戀。所愛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崎嶇山巒與浩淼大海媾和之後，有一種寧靜的長久駐足在這裏，但凡有所沾染，揮之不去的惆悵，恍若山巔上常年蕩着的雲，風一起，漫山遍野都跟着沉鬱在思緒飄搖的靜默中，很適合沉湎於昔日的零零碎碎。

港島南區的域多利道上，還設置了一顆黑色的碩大半剝殼花生雕塑，為了紀念筆名為落花生的許地山。跑步路過時，專門駐足去看雕塑下的銘文。許地山的散文名篇《落花生》，曾入選港台和內地的中學教材，啟迪了無數少年對樸實無華美德的初心。許先生存世文學作品不算豐產，對新文學的影響卻深遠彌久。他的女兒許燕吉寫了一本家庭傳記《我是落花生的女兒》，很是值得一讀。

許燕吉出生那一年，淺水灣道正式得名。許地山49歲猝然長逝，不足半年，蕭紅也在港病逝，初葬淺水灣。

◆晨跑路過淺水灣道的景色。 作者供圖



落地觀察
湯禎兆

牛後還是雞前

升中放榜日有一花邊新聞，是一個家長因為孩子派了去「Band 1」學校，哭了起來，原來孩子讀書不算好，勉強只是「Band 2」程度。媽媽擔心她讀得不開心，又要追成績，自尊心也會受打擊。本身填報只用來塞滿位置的「Band 1」學校，竟然「不幸」入了，於是便急得哭了起來。

不少人之後評論說媽媽很好，乃不為追求Banding的良心父母。只為孩子入讀最適合的學校，實是人間清泉。香港家長一向被描述為怪獸家長，人人只會追求排名，冷落孩子需要，難得媒體報道這個另類例子，當然非常難得。但也有家長說，「Band 1」不單止是成績好，通常校風也較好，所以冷靜下來，應該也會去註冊吧？

近年常聽到「牛後還是雞前」的理論，即討論永遠在牛的後面（比自己出色的人），還是帶領着雞（鶴立雞群）的處境較佳。而這個理論不只放在競爭大的香

港，在美國同樣有這個討論出現，甚至有學術研究發現，在頂尖大學做科研的人，很容易被比下去；但在普通大學研究Stem的人，則因為有優越感，會愈做愈好。而比對兩組畢業後的孩子，反而是在普通大學裏的，愈做愈有信心，在職場或研究中，因此更得心應手，最終比在頂尖大學畢業的大多數，都更有成就。

我聽過美國的另一個講法，是出來工作後，若你愈做愈好，而非在頂尖大學畢業，其他人反而會更欣賞你，更喜歡聽你的奮鬥故事。然後因為受到更多尊重，愈來愈有信心，就愈做愈好了。

我們孩子不算頂尖學生，因為很早分了班，同班的是差不多程度的學生，他們未必最聰明，但感情很好，不會互相比較。父母也非常知足，很尊重孩子的意願，他們喜歡玩什麼興趣班，找什麼學校，都以孩子心情為先。這樣的成長環境，令他們的情緒及性格比同齡孩子都更穩定。這是我們其中一個觀察。